

拥有核弹的伊朗

译言新知

你在害怕伊朗吗？笼罩在伊朗核计划之上的战争乌云或曰趋临近的天启，从没像现在这样浓重或者说预兆不祥。您完全可以当故事听：阻止一个狂热的、有自杀倾向的宗教政体获得末世大决战终极武器（核武器）的窗口正在快速关闭。数月之内，一些政客声称，以色列或者美国、或者两国联手为了消除这个犹太人国家的“生存威胁”，他们除了进攻伊朗之外再无良策。

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断言，这个世界正面临另一个希特勒的出现。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也发出警告，伊朗是以色列的一个威胁也是“人类社会一个实实在在的危险因素。”而充斥于美国总统选举中的相关论调一同是耸人听闻。共和党的希望之星里克·桑托洛姆在一次集会上称，如果伊朗拥有了核武器，“那就让我告诉你，你不会安全了，即使在这里、在密苏里州，你也不安全。”桑托洛姆的竞选对手之一的前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也宣称，伊朗的核弹袭击是“真正的威胁”，“9·11事件”袭击与其相比，算是小巫见大巫。他在2012年2月初时也曾说过，“想像一下，遭受一次核攻击就会增加两个世贸遗址和30万人死于非命。这不是科幻小说。”但即便伊朗要制造一枚核弹，上述诸君所言也远远偏离了可能性。事实上，分析家和防止核扩散专家已经研究了核弹对有关国家的影响：军事打击是否可以延迟最终结果姑且不论，（这个世界）与拥有核武的、或者说与有核武制造能力的伊朗和平共处，是非常有可能的，甚至是不

可避免的。分析家们称，伊朗绝不是那种一意孤行、失去理性、有自杀倾向的角色，他们也不相信伊朗会不惜一切代价、毅然决然地毁灭以色列。以色列智库就伊朗核试验后果所作的一份模拟报告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核毁灭不会自动发生。毋庸讳言，一个核武器武装起来的伊朗将会给这个长期以来动荡不安的地区带来一些深远的变化。军力平衡将会发生转变。对手乃至盟友之间的政治关系将变得更加复杂。以色列将会在中东地区失去其核威慑力。另外，还有许多重大问题正在若隐若现。伊朗会像朝鲜那样突然变得反应过度吗？伊朗和以色列会像印度和巴基斯坦那样陷入长达10年的地区冷战吗？伊朗那些神经过敏的波斯湾邻国会一窝蜂地用核武器武装起来，从而引发一次危险的、不可逆转的新军备竞赛吗？

伊朗针对其核计划，已带着“新倡议”准备恢复与美国和其他大国之间长期停滞的会谈。信号发出之后上述问题便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但是伊朗针对此前西方的条件是否会作出某些让步仍未可知。有外交官员称，在美国大选之年，那些条件只会提得更高，而不会降低。恢复会谈的机会是在德黑兰方面正式宣布其核技术领域取得新进展那周出现的。现在供职于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会的布鲁斯·里德尔是位中情局的资深专家，他说，看看我周围的邻居吧：有核武器的，没人敢惹；那些没有核武器的，则没人把你当回事。如果我是一名伊朗的国家安全规划人员，我肯定希望发展核武器。换句话说，德黑兰追求核弹的原因与历史上推动每个核国家的原因别无二致：自我保护。一些分析家也相信美国阻止伊朗发展武器系统的主要手段，即强硬的经济制裁，可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尽管伊朗成为核国家会破坏其政权的稳定性，但不会威胁到美国或以色列的生存——这个观点得也得到了许多以色列高级安全人员的响应。前摩萨德首脑迈尔·达根称以色列袭击伊朗将是“我所听到的最愚蠢的事情。”布鲁金斯





学会的里德尔也在展望“相互确保摧毁”局面的稳定性。自从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他说：“并无证据表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自我毁灭的倾向或在整个人类的末日审判中寻求自我了断，事实上，恰恰相反，这场革命从第一天起，其主题就是力求生存下去，并让这场革命在伊朗点燃生命之火。”

长期以来在以色列，甚至谈论与作为核武装国家的伊朗共存的话题都是禁忌。然而，上述话题其实是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INSS)2011年10月份一次模拟研究中的场景。INSS是设在特拉维夫大学内的一家以色列智库，它在一份研究中就“伊朗成为核国家后会引发何种反应”这一课题做出了预测。在假设伊朗进行一次核爆后，令人惊奇的结果是并未发生战争。取而代之的是各方力量，从华盛顿到莫斯科再到特拉维夫，都相当轻松地接受新的现实，在行为上几乎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这份模拟研究报告中令人吃惊的内容还包括，甚至在伊朗核爆之后，以色列领导层仍在威胁使用武力对抗伊朗——以色列“一贯坚持，我们不能接受一个核武器武装的伊朗”——以及从总理办公室发出的一份温和的信息，以色列“有先进的系统保

护自己并知道在必要的时候如何应对。”总体来看，以色列的反应是“大规模攻击伊朗的计划并不完备。”根据这份公布模拟研究的推断，甚至在伊朗方面，它也并未将刚刚到手的原子弹当作达摩克利斯之剑在相关地区上空耀武扬威，而是试图“利用这个工具与大国达成某种协议以改善自身的战略地位。”

作为以色列的盟友，美国方面在短期内会威慑并遏制伊朗，同时也会对以色列施加“巨大的压力”，要求它不要采取军事行动，否则暗示会损害美以关系。而在长期战略上，“基于换一个政权会更容易接触的假设，美国的目标是实现伊朗的政权更迭。”

模拟试验涉及的有关各方还探讨了建立逊尼派为主体的国家的区域性安全同盟的可能性，以抗衡新近崛起的什叶派为主体的伊朗。埃及请求美国帮助提升其军事实力；沙特则暗示它已经找到对付伊朗的方法。沙特鼓励巴基斯坦立刻履行过去的几年里两国达成的“核承诺”。更有意思的是，为了保护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安全，俄罗斯提出了俄美防御联盟建议。该地区其他国家对俄罗斯的建议深感诧异。这种地区新秩序将允许以色列和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约束其他国家不得再发展

核武器，同时要保证区域内各成员国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俄罗斯人的目的是阻止伊朗利用其新拥有的核实力（也包括通过其代理人，比如黎巴嫩真主党发动袭击的方式）获得地区政治和军事控制权。该报告称，美国反对这种协议，但它也清楚其中的某些因素会至少“抵消一下伊朗核讹诈的威力。”伊朗将俄罗斯此举视为承认了它的新地位。INSS的研究员尤·古赞思凯如是说：“伊朗即便核爆了，天也塌不下来。我并不认为伊朗拥有核武器之后就扔一枚炸掉以色列。核武器不是拿来用的，它们就是一种政治工具……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伊朗会主动回到谈判桌前，并通过展示其新实力索取更多……这是伊朗手里的另一张牌。”模拟研究计划就是由他设计的。他在2009年之前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的一名伊朗问题专家。

为了吸引有关各方的反应，模拟试验的触发点是伊朗进行核试验，但是一个更有可能出现的场景是德黑兰在没有前奏的情况下直接跨过核门槛。古赞思凯说：“我认为德黑兰方面不拧紧最后一颗螺丝也就是非武器化的策略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没人知道（携带核弹的）伊朗人会在哪儿出现。一些极端分子也许会跳出来发动袭击，所以你要一直保持警惕……这种形势甚至比核试验的后果更不稳定。”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伊朗已经达到了部分追求的效果。伊朗总统穆罕默德·内贾德在2006年4月份得意洋洋地宣布伊朗已经生产出第一克浓缩铀。在总统正式宣布伊朗已经“加入世界核国家”时，身着传统服装的舞者手握玻璃的和金属的小瓶欢乐起舞。就像伊朗获得的其他科学成就（从纳米技术到将三颗卫星送入太空）一样，伊朗已经一次次通过这样的方式欢呼庆祝核进展——

这一成就使其跨入十国俱乐部行列。2011年12月份,伊朗还诱导俘获了一架正在对伊朗核设施执行侦察任务的美国中情局的隐形无人机,并声称是通过“电子陷阱”抓住无人机的。

一家设在奥地利的战略咨询公司——阿提耶国际的伊朗问题分析师毕杰恩·凯杰普尔通过Muftah网站说,“很显然,在伊朗战略学家看来,核武器不会改善伊朗的国家安全形势……但可以让它们看到技术进步方面的价值。”

电视屏幕上出现一名小女孩,她漫步在令人心旷神怡的田野上。她采摘下几片花瓣,天真无邪地数着,直到一个阴郁的声音出现并盖过了小女孩的声音,它也在数数——“10、9、8……”紧接着便是原子弹爆炸的景象。随后有人在吟诵:“这些都是赌注:我们在创造一个世界,要么所有上帝的子民都能生活下去,要么走入黑暗的尽头。我们必须互相关爱否则我们必须死。”这是美国政治历史中最著名的电视镜头之一,出现在1964年的总统选举过程中。它在提醒人们,核武器问题一直以来就是一个敏感的、群情激动的话题,而且这个话题经常被耸人听闻的预测所打断。预测是否成真依赖于谁是这个国家掌握核按钮的人和谁在海外拥有军火库。在这个事例中,电视广告并非在明确地警告人们,流氓国家也许会得到核武器。其实这是民主党拍摄的一则广告,意在暗示林登·约翰逊总统的竞选对手共和党人巴里·戈德华特是好战分子;如果他竞选成功,这个人会将美国变成被蘑菇云吞没的国家。戈德华特曾经说过要给北约的战地指挥官们在使用战术核武器问题更大的决定权,同时他还探讨过在越南使用原子弹的可能性。约翰逊竞选团队利用这些材料和其他表述文字将戈德华特

描绘成一名靠不住的战争贩子。然而这次竞选活动之效果如此显著的一个原因是美国业已产生的焦虑感。苏联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正在不可阻挡地崛起为一个核大国,而且面对核俱乐部的新成员“红色中国”的出现,美国的不安表现得更加明显。中国在1964年10月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罗伯特·杰维斯说:“在上世纪60年代,中国被外人,至少在美国被看作一个疯狂的国度——与今天的伊朗相比,那个时代的中国当然是不明智的、不太沉稳的,也对这个世界更缺乏了解,但在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和中国已经完成了相互的磨合。”1964年,约翰逊政府确实考虑过通过空袭的方式阻止中国的核计划,这与当今奥巴马总统评估针对伊朗的行动没什么两样。但当时这位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民主党人最终排除了空袭的可能性,其中部分原因是他不想在选举之年引发对抗。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国际关系学教授弗朗西斯·加文在其2009年发表在《国际安全》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中指出:“毛(泽东)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核战争条件下生存乃至繁荣状况做出了一系列极其不负责任的声明。‘二战’之后,没有一个国家,如伊拉克、伊朗甚至朝鲜等比中国更让美国的决策者们有理由对其核武化感到恐惧。”然而,距离中国首次核试验的日子已经半个世纪之久,华盛顿方面所描述的“威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约翰逊总统告诉美国人说,中国核试验的军事意义“不能估计过高”,因为“较长的时间跨度和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都使得核试验装置与大量储备的、可靠的、且依赖高效运输系统的核武器无法相提并论。”约翰逊还补充道,中国的核试验“不是为了和平的目的,但也没

理由害怕,以为它会马上引发战争危险。”事实上,在随后的5年时间里,美国和中国开始了秘密对话,并在后来形成了一个反苏联盟,该联盟在结束冷战时起了很大作用。加文博士指出:“核武器并未让中国变得不友善。如果说有变化的话,那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外交政策变得不再咄咄逼人,反而更成熟了。核武器可以让伊朗变得更有侵略性,或者参考和中国打交道做法,提供伊朗在国际上拥有核武器的合法性和保证措施,使伊朗较以往减少些锐气。”哥伦比亚大学的杰维斯博士同意加文博士的说法,并问道,即便伊朗没有核武器,西方国家也没能阻止伊朗的所作所为,例如2006年黎以冲突期间,以伊朗为后盾的黎巴嫩真主党什叶派民兵组织毫不犹豫地以以色列北部地区发射了4000枚火箭弹。2007年,伊朗在波斯湾抓了英国皇家海军的15名水手并羁押了13天。杰维斯说核武器更适合“用作防御措施而非扩大影响力。”

也有一些专家相信伊朗拥有核弹会引发地区军备竞赛——或者说使伊朗在展示其实力方面在更加鲁莽。2012年1月,设在罗马的北约防务学院在其公布的一份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分析报告中警告说:“地区性的连锁反应会危及中东战略稳定性。”这份北约报告称,核战争或者说“在核临界点之下的全面对抗可能并未引发伊朗人做战略性的思考。”

但是伊朗新增核能力“可以为攻击性的非核活动搭起一个有效的保护伞——一些专家举出了例子:在印巴都于1998年进行核试验后,巴基斯坦针对印度的暴力行动持续升级。”美国海军研究生院的S·保罗·卡普尔2008年在《国际安全》杂志撰文称,事实上核背景下的印巴关系与中国的情况相比远远谈不上让人放心。核武器所具有的“保护巴基

斯坦抵御印度人的全力反击以及吸引国际注意力”的能力实际上在鼓励巴勒斯坦人采取攻击行为。此举反过来又惹恼印度并给予有力的回应——包括更具侵略性的常规军事姿态。这种紧张关系不会导致核战争或大规模战争，但“此类幸运的结果是没有保证的而且本来也不是核威慑作用的结果。”在中东地区与核武装下的伊朗相处，“稳定—不稳定悖论”是专家们所担心的危险之一。北约的分析指出，该地区也许在战略形势上是稳定的，这是因为常规战争不太可能逐步升级为核战争，但人们也很清楚，常规军事对抗是有限度的，这个盖子一旦被打开，会由此发泄出更多的军事冒险主义并导致地区形势不稳定。

这份北约报告援引了2008年1月发生的霍尔木兹海峡事件，许多伊朗革命卫队的小型武装船只逼近三艘美国海军军舰，形成冲突一触即发之势。报告断言，由于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将会感到它可以提高常规战争爆发的阈值，所以“更糟糕的结果”也许可以被避免。其他分析家则对拥有核武器的伊朗是否可以恰如其分地衡量自己的新实力表示怀疑。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2012年1月下旬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表明，除非（伊朗希望凭借核武器）阻止以色列完全摧毁伊朗的想法，否则核军事实力在获得常规军事与外交目标方面的用处“并不大”。举个例子，如果一名以色列士兵被绑架了，以色列军队是不会克制自己不去报复真主党或者哈马斯的。但不管怎样，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将会“成为一个时代终结的象征，在这个时代中，以色列因拥有至强的威慑力，所以一直是以胜利者的形象出现的。”

而北约认为，伊朗不太可能为其代理人比如真主党提供核保护——也不会提出将来之不易的核技术

与其代理人共享，因为那些派别基本上是由鹰派人物和末日派政客控制。丘宾在其讲述伊朗核野心的一本书里指出：“没有理由相信今天的伊朗会比早些年的萨达姆·侯赛因还过分，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技术转让给像基地组织或真主党之类的恐怖组织。”同样地，核扩散研究专家约瑟夫·奇林乔内在其2007年出版的《核弹惊魂》一书中也指出，像伊朗和朝鲜这样的国家“因其核储备很小且特别珍贵，因此通常都会严密保护，所以根本不会成为恐怖分子的弹药库。”而且，德黑兰方面会沉迷于北约的一些结论，特别是针对伊朗代理人的说法：“以色列不得不在一种不稳定的环境下生存，在这种环境下，双方矛盾加深的程度尚不得而知，而且控制矛盾加深的程度也特别难。”

尽管在波斯湾沿岸，公开成为核国家的伊朗将会引发许多国家强烈反响——很明显这里是指大部分长期畏惧什叶派伊朗的逊尼派酋长国。根据维基解密的美国外交官的电文，沙特官员告诉美国外交官，他们在寻求制造核武器，而且阿卜杜拉国王也多次鼓励美国进攻伊朗——“擒贼先擒王”。但是波斯湾沿岸国家最有可能借鉴芬兰的做法。在20世纪60年代，芬兰成为苏联和西方有效沟通的桥梁。海诺宁先生说：“根据我的判断……科威特、巴

林、阿联酋将会成为这样的国家，他们会说，‘好吧，我们最好不要兵戎相见！毕竟我们大家都要卖油。我们中有位大哥行为有些不端，但是我们还是要让他高兴，不要与他作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认为核武器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不会出现。”海诺宁还说，沙特和埃及“想法可能有所不同。”但无论哪种方式，核不扩散条约不可能出现解约的状况。就像报告预测道的那样，“毋庸置疑地是，伊朗核弹对北约的伙伴关系是一个游戏规则颠覆者。随着核时代的到来，核扩散快速爆发的事态……会日趋严峻，但永远也变不成现实。”

根据上述分析分析可以看出，许多政治家和权威专家想象的黑色场景在现实世界不会变得更糟。就像以色列历史学家范·克里弗德说，“多年以来，美国人发展出了一整套有关其他国家获得核武器的恐惧论。首先是苏联，我们都知道，它是霸权国家、扩张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也是无神论者，它的人民也不认同我们的文化；其次，美国也曾搬出与北约有关的各种含糊糊的原因阻止英国和法国拥有核武器；接着是要毁掉世界的毛的国度；然后便是我们（以色列），尽管他们从不公开批评我们。还有印度……”

“自1949年以来，发布的核警报不计其数，但还没有一条……成为现实。”

